

剃头旧事

邹贤中

在湘南农村，人们理发、剃头是不去集上的。集上看不到一家理发店，乡人们的理发工作大多由走村串巷的理发师傅完成。这种理发师傅的手艺需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。能把头发理好的人，需要嘴乖、眼活、手勤、腿快，还需耐心、细心。光有以上的条件还不够，重要的是，还需要懂得美学和头发的物理性质，才能理出最适合主人的发型来。

每个村庄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理发日子，我们村庄是农历十五。那天，就会看到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剃头匠背着一个长约35厘米、高约20厘米的红木箱子走进村庄。在村口，他往往高喝一声：“剪头咯！”听到吆喝声，一村的男女老少就从屋里涌出来，最先会有一个堂客招呼他：“师傅，到家里来。”谁先喊，师傅就去谁家。去了之后，师傅就不走了，其他人就到这户人家来理发。吃饭，师傅就在主人家里吃；如果理发的人太多，师傅到了夜间还没理完，他会住在主人家里。主人家里，无论多少人理发，师傅都不收钱。他说，已在你家里吃住，还要占用地方，哪能再收钱呢？这是行规！行有行规，这是师傅给大家留下的印象。

师傅进门后，主人搬来板凳，准备好水架、水盆、水和毛巾等物什，等师傅开工。男人大多是来理发的，顺便瞧瞧热闹；女人一般不理发，最多修一下刘海，她们还有一个目的：偷师学艺。谁家没个孩子呢，她们希望学到了手艺能给孩子们理发，钱就不用送人了。理发之前，师傅是要净手的，这是一个简约和虔诚的仪式。水用水盆盛着，放在水架上，毛巾搭在水架上端的横木上。师傅很认真，将岁月打磨得沧桑的双手浸入水中，正反各洗一次。慢慢地洗，洗净了，然后慢慢地擦干。师傅净手完毕，理发才正式开始。

任何技艺都是有师傅的，理发这个行业也不例外。理发师傅把理发行业演绎得高深莫测，如果没有师傅教，靠瞟学是学不到家的。这是一个理发师傅告诉我的，以前我认为他是在吹嘘，或者是希望村人不要来瞟学他的技艺，以免失去了饭碗。事实证明并非如此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很多女人，她们多是心灵手巧的人儿，穿针走线，缝缝补补，最是拿手，然而在给我们理发时，却只能把头发剪短，甚至还把孩子们的头剪成了狗啃屎，长短不一，如无人管理的杂草，难看极了。剪头发难，剃头应该不难了吧？也难，一不小心，还会在孩子们的头上留下一条细细的血槽，吓得孩子们哇哇大哭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孩子们自然不乐意。如此一来，理发师傅的饭碗还是稳稳地端住了。

理发师傅很多，但是理得最好的却只有张师傅一人。

多年前，张师傅走进了我们村庄。那天，他吃过了早饭，净手完

毕，开始理发。最先理发的是一个老人，老人们嫌经常洗头麻烦，都喜欢剃光头。张师傅先帮老人洗了头，然后让老人坐在凳子上。他对着老人的头端详了两分钟，又围着老人家转了三圈，却迟迟没有下手。乡人们嘴上不说，心中却把师傅当成了活宝，难道是师傅技艺不好，没把握吗？

红木箱子里，一把推子、一副剪刀、一把剃刀、一个挖耳勺、一块围布，组成了师傅全部的家当，它们静静地躺着，等着师傅展现它们应有的风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师傅端详完毕，手脚瞬间就活络了，他先从红



猎手 孙世华 摄

木箱子里取出了一块白色的围布围在老人身上。理发是一个脏活，难免会有头发碎屑掉在围布上，理发师傅一般用深色或黑色的围布，而这个师傅却用白色围布，令人侧目。

师傅把理发当成了艺术，他先用木梳把老人的头发按照发根的方向梳理顺当，然后左手轻轻按在老人的头侧，右手的推子从侧中线出发，把老人的头顶当成了纵横跌宕的战场。黑色的推子在银发丛生的头顶上推进，推子所到之处，银发纷纷落地，如春风拂落的梨花，霎时就有落英缤纷的感觉了。

推子走到尽头，师傅调整了自己的站姿，又一往无前地回过头来。一个静止的老人、一个站着的理发师傅、一把黑黝黝的推子和纷纷扬扬落下的银发，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。之前还在内心取笑师傅的乡人收起了轻视之心，认真看向师傅理发来。来回数次，师傅用推子推出了一个初步轮廓。此时的老人，头发只剩下挨着头皮的一层。

师傅手脚不停，开始第二道工序，推出轮廓的短发尚未干透，还透着湿漉漉的水气，但见师傅目光如炬，熟练地用锋利的剃刀在老人头上慢慢地刮着，比起之前所向披靡的情景，现在的手脚算是很慢了。慢，是

另一种快，是无须返工的高效。让大家称奇的是，师傅剃刀所及，头发稳稳妥妥地贴着头皮而断，却又不伤及老人头皮分毫。剃过的地方，师傅从来不补第二刀。剃完头，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。师傅并不休息，他开始进行第三道工序，在老人的面部涂满肥皂沫后，用剃刀在老人的面颊和下巴上飞快地剃刮，手法稳定灵活，很快就帮老人把面部刮干净。剪发、剃头、修面、刮须、剪鼻毛、挖耳……每个步骤师傅都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。

工作完成后，师傅还给老人洗头，老人洗完了头，用右手在头顶摸

了一圈，就是找不到一根突出头皮的头发来。乡人们对张师傅的手艺啧啧称赞，说：“像乡政府办公大楼的灯泡，可照明了！”这无疑是对师傅技艺的由衷赞赏。老人喜笑颜开，连忙给师傅敬烟，师傅摆手婉拒。老人给师傅递上一张紫红色的一元纸币，师傅虔诚地收下后，开始给第二个人理发。第二个是孩子，头上有两个发旋，是不好理的那种头型，师傅又恢复了之前的凝重，他对着孩子的头仔仔细细端详起来，好像画家作画、作家写作，先在胸中打腹稿。这时，大家已经见识了师傅的手艺，再也没了轻视之意，大家明白，师傅心中有丘壑，估计很快就成竹在胸了。师傅并不犯难，果然很快就顺着发旋的方向，为孩子理出了一个漂亮发型来。别看师傅理的是传统头型，但也有很多款式，海军装、陆军装、小红帽、大红帽、小花旗、大花旗、游泳装等。那天，师傅忙个不停，除了吃饭，就一直在工作，吃完晚饭都还没收工。

那天，正是月中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淡淡月华透过院里树枝的缝隙，照在苍茫大地上，照在师傅和理发人的身上，留下点点光斑。因乡下没电，主人就劝师傅明天白天再工作。师傅却不。他说，翌日得赶往另一个村庄，早就约好了。他就在月光和主

人点的煤油灯下忙个不停，将理发的手艺演绎成了一段段供人欣赏的艺术，光芒将师傅的影子映得忽明忽暗，他的身上好像镀上了一层皎洁的光晕。师傅手中的那套工具，在他手里仿佛具备了魔力，经过它们修理的头发，男的俊，女的俏，老人慈祥，娃娃可爱。

师傅的手艺得到了村人的一致认可。后来每月的月中，他都会到我们村庄来为众人理发、剃头。

时光流转，这些年，湘南的乡下再也见不到走村串巷的理发师傅了，倒是镇上的理发店、美发店如雨后春笋冒出来，他们烫、染、焗、拉，无所不能，而且有了各种新潮的发型，爆炸头、锅盖头、大波浪、小波浪、七色彩……备受返乡过年的打工仔、打工妹的青睐。每到年关，生意更是爆棚，一条街的理发店排着队都忙不过来。

那年年关，我回到家中，问父亲张师傅去哪里了？父亲说，前几年还走村串巷，一圈走下来，几乎没有生意，就再也不走了。如今在家孤独地开了一家理发店，去的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。父亲脸上写满了落寞，我知道，父亲是在告诉我，再过几年，像张师傅这样的老理发师傅会消失殆尽，一如人口日渐衰减的乡村，将以挽歌的方式终结、凋零。

那天，我走进了张师傅的家里，宽敞的店里见不到一个顾客，他独自躺在竹椅上，仿佛一叶孤舟漂浮在苍茫如幕的大海之上。我高喊一声：“师傅，理发了！”张师傅睁开浑浊的睡眼，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他家，不敢置信地问：“理发？你要理发？”我大声地应和他：“对，我要理发。”

张师傅连忙起身，去寻找他那红木百宝箱。我坐在凳子上，昔年光彩照人的红木箱子，油漆已块块脱落，如八十岁老人的脸。张师傅把用了二十多年如今已经泛黄且打了补丁的围布围在我身上，他又开始去净手了。二十多年的光阴，世事早已沧海桑田，张师傅居然保持了二十多年前的隆重仪式，我心头感慨万千。

十几年前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再也没有见过这么隆重的仪式了，看着老人忙碌的身影，他弯下的脊梁竟然再度挺拔。是什么力量，让他的生命再现了春天？我的心头一堵，这时隔十几年再见的仪式，还能延续多久？这再见的仪式如电影镜头般在我面前不断闪现，也将一些过往的碎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打捞出来，当下与过往在我面前交织。这隆重的仪式，它以一个迟来的方式，再次走进我的生命，我的心中有了万壑争流、千山竞秀的豪情与激动。这激动见证了一个老理发师沉甸甸的梦想。

